



列傳第五十四

魏書六十六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
 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
 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為大使巡
 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
 詔崇以本將軍為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
 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
 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

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
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
勒邊戍掠得蕭蹟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
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
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
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
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
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復聞者
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

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
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次盜竊始發便爾
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
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
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
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
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納之以爲謀
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
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靈珍遣

第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
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眾數
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臣
皆奔靈珍散歸靈珍眾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靈
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
萬據鷲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就鷲破
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
命統軍慕容拒率眾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
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停其妻子崇

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為梁州刺史陰廣崇
參軍鄭猷王恩考率眾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
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
祖在南陽覽奏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
崇之功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
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捍以
德文人威惠既宣真是允遠寄故勅授梁州用寧
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
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

珍遠遁世宗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
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
魚陽蠻柳比喜魯北燕等聚眾反叛諸蠻悉應
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
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
事以討之蠻眾數万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
戰破之斬北燕等徙万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
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
荆州蠻樊安聚眾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焚

脣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為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
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
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為使
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
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詔曰應敵制變筭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竭勢
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
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

威重遙運聲等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
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
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及言已子並有隣證郡
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
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
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
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
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二二

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
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貴規
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
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
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
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
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晉崇疑而停之密
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爲從外來詣慶賓告曰
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此有一人見過寄宿夜

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
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覓求
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
脫矜慙為往報告見申禾女曲家兄聞此必重相
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
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見雇幾何當
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
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
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

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
女巫視之鞭笞三百崇斷獄精密皆此類也時
有泉水湧於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
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
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
上水增未已乃乘舡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板
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此山崇曰吾受國重
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方里繫
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反解揚州之地恐非國

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五岳愛一軀取愧千
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
脫吾必守死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
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
擊滅之崇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
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勅寇然夏雨汎
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
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
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

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眾
在州已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
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
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
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万户郡公諸子比且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
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
三親待無與為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
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游擊將軍

趙祖悅龍襲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戎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舡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二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戎主陳平玉南引衍

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夔於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碛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碛石戎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舡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

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
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
火積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
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
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
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黷兩學盛自
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
以彰則天之勳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

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乃祀者也故孔子稱
魏魏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
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
黷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
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
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
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
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
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

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
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指
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
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
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
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匱竊惟皇遷中縣
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
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
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

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
造至今更不修繕聽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
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
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
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
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
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旣任
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
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

免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三言者宜興
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
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
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
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
營脫復禮自是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
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
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鑄
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

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
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
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配此則
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
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
可小緩苟使魏道配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
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
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
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
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
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宗
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
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其販肆聚斂
家資巨万營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
清白狀鄴洛市廛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蠕
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討諸

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
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
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
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
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
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
於顯陽殿詔曰朕以鎮人構逆登遣都督臨
淮王剋時除翦軍屈五原前鋒失利一將殞命
兵士挫衄又武川垂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

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具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責具鎮壓恒朔搃彼師旆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壞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掄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為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惣督

車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慙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愆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道寸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要領今更遣

臣此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夏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崇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

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暨爲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北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在將

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起為征虜將軍驍騎將軍
尋遷後將軍為三關別將討群蠻大破之斬蕭
衍龍驤將軍六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
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皆
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錕蕭宗末遷宗卿加平
南將軍轉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
加鎮東將軍尋出為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
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築
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
穆舉發其寃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
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匹
朝服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兼
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
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
孝昌中為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
與鄭儼為難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
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出書舍人時相

刺史安樂王暕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
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洛伊闕
東至於鞏華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為都督破平之
介朱榮之向洛也復為大都督率眾禦至出至
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
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
空公相州刺史諡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
書郎劉威之潛立也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

叛之威使元孫討文秀為之秀所害亮世居
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
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
齊民時年十歲常依李文幼孫居家貧傭書
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
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公也彼家饒
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
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
與語因謂亮曰此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匈中

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見即為
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館客
冲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
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
薦之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百石郎
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
朕舉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
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
亮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

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亦不免親事者歎高
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
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
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郎桓所委
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為
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
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條
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
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

法勅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
宴集懷侍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
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
平鹿麕踈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
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
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
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
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
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

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
昞撫御失和詔亮馳赴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
辟勞資綏慰百姓怙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
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
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
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
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
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
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破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寅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破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

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破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爾書曰破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兵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

為本任之雅筭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
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
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
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
神念尚住梁城今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兪
生即往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
舍又曹道至奉勅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
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真愛國忘家致命為
眼而始屆汝陰磐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

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損費糧力坐延歲序
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
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
破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
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
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而亮還尚有流坐況
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
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
令曰亮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

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
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
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
新害張彞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
負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
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
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
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
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別駕安書規亮曰躬

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
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
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
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
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
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
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
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

帝難之任常思同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
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人已
為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
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
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
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
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
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
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

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充竟人物何異以管闕
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
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張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
忽令垂組乘軒求其耳飾之效未曾操刀而使
專割又武人至多官負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
人共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
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
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俟年耳昔
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

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今當來君享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史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置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各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

僕射

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贈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去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疆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勲
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
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為督
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
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
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
司馬肅宗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為龍驤將軍征
蠻荆將士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遷軍於
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肅
刺史諡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劭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
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
州別駕

劭默弟隱處青州州都真以一幾出殊不經紀
論考幾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
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
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高
祖嘉之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
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
唐朝取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
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尋勅光韶兼祕書郎
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為司空
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

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
東府長史府解勅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
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
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
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
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
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
流民十餘萬眾攻逼州郡刺史元雋憂不自安
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

齊士與景潛相影響引賊入鄆光韶臨機處分
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
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
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
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
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見何如在坐之人莫不
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
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
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

前瀋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

僧徒張僧皓成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
韓國將軍廷尉少卿不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
軍俄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
詔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
王彧吏部尚書李神雋侍中李彧並勢望當
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
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
此永安未獲亂之際參選猶且光韶博學彊

尤好議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
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欲奢衣馬弊
食味麇麇薄始光韶在都同里王葛於夜遇盜
害其二子子莊韶著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方
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悉
議者譏其矯啻其家貨產皆光伯所燃光伯
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万後送還
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其不知也竟不納刺
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兒女而弼負慝多

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
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
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為
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諸樊陳
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
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
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
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
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

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
起光韶以世道屯遘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
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
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
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
闕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
弟各不同生合苑非古吾曰年之後不須合也
然贈諡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
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

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
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
作松椁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
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
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
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
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
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

沉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詔議矣軍前廢帝時崔祖竊張僧皓起進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刺史東萊王士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人

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万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奔奔旣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威迫小弟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執繫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君羣情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

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
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
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害無所
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
矣

列傳第五十四卷

魏書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五

魏書六十七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鄆
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慕容
容民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
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或冀州刺史崔道固共
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
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
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

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而賦詩二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按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

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
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
趙邕以問光光表荅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
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
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
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
告用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
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
猶石顯也音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

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
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雞
之不恭則有雞禍巨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
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
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
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
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
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
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

證誠可畏也臣以望三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
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
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
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
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
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
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
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備
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綰

以殞北方霜降楚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
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
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
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
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
願陛下留聰明之鑒垂言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
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
又躬饗食加死于宴宗或關時應親肅郊廟延諸
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

費山地減撤聲飲書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
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
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
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勅以示
臣等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
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
指言蒸氣鬱會長非有根種未脫之質周頌遠為
不延旬月無變分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

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土密葺粉
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欲構厥狀扶踈誠足異
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
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恠先國
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
武丁用熙自比鷓鴣巢于廟殿梟鵬鳴於宮寢
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南
西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

殷一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
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
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
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
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
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
此罪但外人竊去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
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
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

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
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
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
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滌
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四害軍大臣今當為太
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
十餘人勅以光為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
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許肅宗遂南面再拜
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

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主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人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

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

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
及忠稍被踈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于
餘上靈太后優荅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
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
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
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以朝陽伯
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勗賜羊車乘時靈太后
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
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去士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遊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
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
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
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
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
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
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眺姑射
眷言矍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震暢義震
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五口何以休

不窺重何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祗愧以為
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戮成輔相
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
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息憂挾之勞
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栢神翰林是秋靈太后
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
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不言王后
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
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
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陪
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
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
為宰輔后猶街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火燎樊姜侯命及許洪
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諼君
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徒還聖躬
煩倦豐厨嘉醴聲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交
甘踰百品且及日斜接對不類非謂順時而遊

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延安暢左右僕僕衆
過千百扶衛跋涉袍紳在身蒙曝塵日渙汗流
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僨馬微乘交費錢帛皆
人稱陛下其樂巨等至苦惑其事也伏惟皇天
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
踰文母仁邁和意親以天至遠異莫聞爰由真
固非俟虛隆紆屈鑿駕降臨闈里榮光帝星
女藻悅白首之老至欣遇儀年壽祚之童慶屬唐
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

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已來莫正斯美興
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
衍勳貴增選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勅
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
浚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
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
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患竊
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惡坐神龜元年夏光
詩稱蔽茅甘棠勿剪芻伐邵伯所芟又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
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
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
實匡張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
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
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
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軌
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威烈
而今焚荒汗毀積榛棘而弗掃為鼯鼯之窟

宿童童啟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為痛心疾首拊膺
扼腕伏惟白王帝陛下孝勤日休自天縱睿垂心
初學儒業方配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
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閤禮拂麟閣以
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闈
面接宮廟舊校為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
民教學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
作起自火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
未向千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

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
發掘基躡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
軍國務艱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撒播麥
納菽秋春相因 生蒿祀時致火燎由是經石
彌減文字增缺職忝曾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
頽隊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二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
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
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

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
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
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
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公表諫曰伏
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
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惟惶竊謂未可按
禮記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
失於廟堂夫人屢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
坂爰盜攬轡傳輿白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

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
又云上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
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汗車輪樂王子
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
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
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方一差跌于悔何追禮
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
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為神明之宅方
加雕績飾麗丹青之心所祇銳觀滋甚及尊者既

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敬莫有

妾及謁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

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雲變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

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侍

姆致災如之禍去自皇輿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

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剋

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

墟墓必哀廟社致祈望望悽愴入阿從自懷適墓

不登龍大有昇陟之事也云公既視朝遂登觀

言其下無天地先祖之始故可得而乘也內經
寶塔高華堪雲三方唯聖言香花禮拜豈有登
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又天交接兩得
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勤拜跪悉在下級
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眇增發嬉笑未能
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
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

長世競慕

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寶
輕根靖寔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何

東漢閭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
災所在不稔飢饉荐臻方成儉弊為民父母所
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
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與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
己無為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
財之加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
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
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
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

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
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有獲禿
鶩鳥於官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
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鶩鳥在梁解云禿鶩也食
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
有鷓鴣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孟公遠君
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
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
張璠惡鴝賈誼忌鵬鷓鴣暫集而去前王猶為

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
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食之禽
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食之費容過斤
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
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
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
可為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
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
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

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詔召
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
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
年者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
篤不歸四年十一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
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詣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
刺史十一月疾甚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
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此史

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
之勉之以死報國脩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
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
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
器朝服一具衣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
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
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
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
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

如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二郡國詩以荅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策光亦傾身事之元父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

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去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元初為黃門則讓宋弁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比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

崇信佛法禮拜讀誦久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
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鵠飛集膝前遂
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
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
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賀其
踈略以貴重為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為詩賦銘
贊詠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二
子勵勗勸勅勅勗勗勗

勵字立德哭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

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作固辭不拜

歷貞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

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

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義為明堂大將以勵為

長史與從兄滿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

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公寢疾衣不解

帶及光薨肅宗每加仔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

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

詔除太尉長史仍為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

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義同開府主簿

勗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
例降

勗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
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為逆賊崔暹景
安所定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劼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
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
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
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
飢寒請正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
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二年二月卒
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
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二年遷員外郎兼尚
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
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
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千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
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
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
軍邢巒討之以鴻為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
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

三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
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明
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
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 寮等位者數
二漢以降太和已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
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
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
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
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

方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
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德儒學如李鄭
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
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
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
年鴻以久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月世
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
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
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爲司徒長史正光

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
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命非
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
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
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
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
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
魏前史皆成一空無所措意以劉涓子勒慕容
雋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張軌李

雄呂元乞伏國仁充駿烏孤李自高沮渠蒙遜馮
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
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
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
蕭蘭之書又恐識者責其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
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世詒鴻曰聞卿撰定諸
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
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
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

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錄然必有驅除蓋所
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
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景景之懷柔
繼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朝同文特越一
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
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
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三
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
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

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
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
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
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
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
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
隆立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
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偃耳文身之長
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

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
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
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
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
來昭明勸戒但諸文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
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
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
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
以青陽繼統徽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

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道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免彊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溥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既且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

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

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勅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

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富乎富洽號稱籍甚年

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
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
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
蜀書搜索未獲闕茲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
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
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
奏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
陋不回眷賞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
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鷗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不
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
構華林園後兼負外散騎常侍為定昌使王還
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
器械為諸州造仗都使濟州太原太守雍州
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
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大中大天
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
傳述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

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
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貞泰
散騎侍郎給事中瀕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
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內
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
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考莊還官賜爵

原伯舞瀨川太守二年五月為城民王午蘭

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觀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
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
不出宮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
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

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列傳第五十五

魏書六十七

列傳卷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八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

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

禮法自居頗學庶吏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甚

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于通

夜不止手下倉君以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

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

父母仕官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

魏書

魏書

魏書

以園基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
不亦非理琛惕於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
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
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
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顛衛軍
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
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
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
不登爲民祈祀乾抽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

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
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
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
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
澤之禁止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
謂鄣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
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
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
吝富有万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

國與黔首鄣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
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
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
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
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
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
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
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
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

崇關廩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
方聞者罔不歌德昔曰置父以棄寶貝得氏碩鼠以
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
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
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况府外
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
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
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
取願施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

法使之監道守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
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
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
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
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
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
溢儉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
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產隨其
豕食便是芻狗万物不相自矣自大道既往恩

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
之術廣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
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化貝山川輕在民之
貢立稅關市禪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
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
之民籍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
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
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
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

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為富賄藏
貨負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為然哉是以後來經圖
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墮之流長
興復躡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之閒事
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
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瑩其閒
今而罷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政法若易其參論
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
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

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老也可從其
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殿為禁豪彊
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
遷侍中領中尉琛倪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
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脩盛寵琛傾身事之
琛父疑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託
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
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
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

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冀聖前暉淵鑒幽隱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未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

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脩奢口柔聲者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第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譽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

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
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
下收奪李憑明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
依怙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
親妻見其子母有家事必先請託縮點皇風塵
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
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
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
求解官扶持故尚相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

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銀鹿曹
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
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
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北之內手種松柏隆
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
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
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
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
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

參尚書及厠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
顛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
爲胸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
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
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胸山詔琛
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
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
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
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官司

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
得爲之又多置吏支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
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
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
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
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
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
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
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鈇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

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
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竄百賦失
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今長皆以將軍
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比皇
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邃
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陰結貴遊附黨連
羣陰為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
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
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

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
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
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
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
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
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旨正可進至勳品經途
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
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將軍於諸坊巷司察盜
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

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
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
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
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
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
山父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
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
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
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

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
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
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
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
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
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
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
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
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
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
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
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
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
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
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
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

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
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
其謚也雖窮文盡武固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
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
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
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不共專以極美爲稱無復
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士於此案甄司徒行狀
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
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

無不復諡謂且依諡法怒惠愛民曰孝宜諡曰
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
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自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
準人立諡不得甚加僣倣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
付法司科罪從之琛所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
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
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
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
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

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
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
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
舍歐擊主人為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
慨廣平王懷為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
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勅懷寬放懷
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

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祕
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
戲免官任城王澄為司徒引為公曹參軍稍遷
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未定州刺史廣
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
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
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
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
皆依傍市廛草廬攢住脩禮等聲云欲收此輩
共為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
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
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
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
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為中書侍
郎尔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
太守賜絹二百匹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為
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

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負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
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
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員欲頗涉書史太
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
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
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負

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

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鎰曹遷國子博士肅

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

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為相

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勲賞安市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老

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年直之譽出為

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蹟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

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為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負外散騎常侍出為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

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
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
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
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
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
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蓆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
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
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
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
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
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賜給聰涉獵經
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去青
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
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

本官為高陽王雍友稍為高祖知賞太和十七
年兼負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蕭昭業高祖定都洛
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勅卿仍屆瀍洛周視
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
賸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
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
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爾書以代往詔比所
勅授隨宜變之善勛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
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

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
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
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蕡傅末成道
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潁陽而聰等怯少
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
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怒死徙平州為民行屆
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
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乎而令朕
不知也肅曰比高聰比從此文或其所製高祖

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
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
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
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
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
弦動羽馳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
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騁屢之節如盡
矍圃之儀威稜收豐黜兕懼氣之猛所振勅
有心足以肅截之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
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勳詔曰此乃弓弧
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嗾膺近侍苟以爲然亦
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
趙脩屢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
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
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
相親狎脩死甄珍李憑皆被黜汰聰亦深用危
慮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壁音獲自免肇
之力也脩之任勢聰保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

毀惡加結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
公私託之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
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廩以為私
宅又乞水日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
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
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構
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
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
尉崔亮知肇微恨之商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為

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
身承秦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
法又與太原太守王崇有隙崇為大使御史舉
奏肇母以宗私相授事得寢緩世宗未拜散騎
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為
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
高緯本不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
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
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

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
光元年夏卒年二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
問之聰對使者歔歔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
言朕既無福大臣殞或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
戎旅特可感念贈布帛三百匹冰一車贈撫軍
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
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
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別有集

于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
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
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
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
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
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列傳卷之八
魏書卷之八

卷之八

八



